第二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小說組推薦獎

瀛苑副刊

「課長，一線有您的電話。」年輕的課員在外頭喊著，我將桌面上雜亂的文件疊成了一座歪斜變形的塔，底下的電話機在歷經被文件活埋的悲劇之後，終於又重見天日，我拿起了話筒，按下一線的按鈕。

我撥弄著手上的原子筆，讓它不停的旋轉著—學生時代染上的壞習慣，手只要一閒下來，筆桿就得在手掌上面跳舞—辦公桌上有著滿滿的卷宗和文件，我深吸一口氣，準備用最和善的職業態度來面對這通電話，希望不要是來抱怨貨品問題的，下游的公司捅了個大樓子，抱怨的電話接都接不完。

「　喂？您好，有什麼可以為您服務的嗎？」

「阿翔，是我。」

原本準備好的12句道歉詞現在都派不上用場，這個聲音很熟悉，卻又十分陌生，從學生時代畢業，到這個幾乎沒日沒夜的工作崗位之後，我已經好久沒聽到這聲音、看到這聲音的主人了。

「大哥？你怎麼會打到這邊來？」

大哥是個傳統的農家子弟，或許是長子的壓力，他留下來幫忙父親的農務，照顧那些祖上留下來的農田，我則是跑到都市去唸書、找工作，弟弟後來也跟著我的腳步，離開家中，到城市求發展。而大哥則一個人待在家鄉。

「阿爸破病了。」

我楞了一楞。手上的筆用漂亮的弧度轉了幾圈，落到地上。當我撿起來的時候，肩膀不小心碰到那高聳的文件塔，原本已經搖搖欲墜的高塔，一瞬間垮了下來，發出不小的聲響。幾個好事的屬下從窗戶間探頭張望，我揮揮手，叫他們別湊熱鬧。

「阿爸說無論安怎，都希望你帶孫子回來看伊……」

話筒裡的聲音小了起來，我的腦海中浮現父親穿著沾滿泥巴的雨靴走進大廳、騎著金旺摩托車，上頭載著一袋袋的稻米，在曬穀場上拿著耙子撥動稻米，隨著年齡慢慢失去的記憶，慢慢地湧現。

「阿爸的病，有嚴重某？」我問。

哥他沒有回答，話筒的那一端只傳來了沉重的呼吸聲。

「哇知樣啊……」聽到掛上話筒的咖嚓聲，我呆坐著好一段時間，直到扭曲的文件塔再次倒下，露出桌墊底下的幾張照片。

那是我們的全家福照，看看上面的拍照日期，怪怪，跟現在也差個五六年了，場景是

在板橋的林家花園，畫面上的自己，還年輕而充滿活力，孩子還只是四五歲，這張照片裡面的我們笑得如此燦爛。
看著辦公室玻璃上的倒影，才驚覺自己不年輕了，在工作的職位和薪水越來越高之後，發現自己的法令紋跟著越來越深了，額頭上出現了一道道的深谷，白色的髮絲在黑髮間竄出，並且漸漸喧賓奪主。
從自己的變化來看，我不年輕了；父親自然也是。
將文件放回桌上，用著原子筆在上面打勾、簽名，由上而下，慢慢地將整座塔給拆掉；接了幾通讓人不愉快的抱怨電話，公司的喇叭終於響起了晚安曲。
我伸了個懶腰，下屬員工們有些人將工作完成之後，離開工作室，幾個女性員工從窗戶前走過，似乎是在討論下班之後的去處，我收拾著桌面，然後抽起在墊下的照片，看著上面的「過去」發了幾秒呆，然後夾在隨手抽起的一本書中，慎重地放進公事包中。
回到家的過程冗長且無聊，站在公車裡面，就像是上鉤的魚，被名為「拉環」的魚鉤勾住，在車上晃啊晃的，捷運更是乏味，聽著高中生聊著似乎新潮但與現實脫節的事情，或是偶爾被上班女郎和高中女孩所驚艷，難為情的撇過頭。
回到家中，兩個孩子瞪大著眼睛盯著30吋的電視螢幕，螢幕上的主角拿著大刀和長槍砍殺著蜂擁而上的兵卒，從他們身上爆發出的光芒讓我反射性地閉上眼睛。
「我回來了。」
從電視的喇叭中傳來小兵的哀嚎和武器揮砍的聲音。
「『我回來了』，你們不會打個招呼啊？」我走到電視前面去，遮住他們的視線，這些年慢慢誕生的中廣身材，我相信我有這能耐。
「爸你走開啦！」
「擋住了，會死掉啦！」這下可真有反應了，迴響還不是普通的大，兩個小鬼頭的悲鳴有著不下於電玩音效的浩大聲勢。
我開始後悔當初鬼迷心竅買了這勞什子遊戲機。
「別玩了，等下要吃飯囉。」看著他們皺起眉頭的表情，我只好發出投降宣言。不過獲勝的兩位將軍似乎只注意在當前的戰況，努力地扳回剛剛龐然大物所造成的嚴重傷害。
從冰箱拿出了昨晚剩下的冷飯，我打算做炒飯來當作晚餐，我將一部份放回冰箱裡面，剩下的，則放到稍微弄熱的鍋子中，敲開蛋放進鍋子，用著鍋鏟攪拌著，飯和蛋黃不是很均勻的合而為一，這個動作我一直做不好。
有些金黃看起來很完美，但是另一部份卻有著一團團黏在一起，尚未拌開的白色米團，看起來不是特別會勾起人食慾。

「喂，吃飯了。」我喊著，不過卻沒什麼實際效用。
「再不過來吃就不讓你們玩囉。」
「馬上就去！」「打完這隻就去！」還真是老掉牙的緩兵之計。我非常想把電動玩具的開關按掉或是插頭拔掉，不過開關在哪裡啊？
等了大約15分鐘，看著像是萬花筒般繚亂的電視畫面，想看個新聞都沒辦法。我只好一手拎著一個，把他們丟到餐桌的一旁，為他們添好的飯，已經變得有些涼，不再像剛剛那樣冒著熱騰騰的蒸氣。
「我跟你們說喔。」我裝做若無其事地看著餐桌，對他們說，兩個小鬼頭機靈的眼神看著我。
「阿公生病了，明天回去看阿公好不好？」他們互相交換了眼神，然後互相對看一下，好像說好似地一起搖搖頭。我對他們皺著眉頭。
「我明天有考試……」大兒子率先發難，不過用的理由卻頗差，剛剛打電玩打得如火如荼的人是誰呢？我對他微笑，然後用手指頭指著電動玩具，他的臉色暗了下來，小隻的看到大哥敗下陣來，一時也語塞。
「那就這樣吧。」我對他們笑了笑，坐在客廳的沙發上，開始撥電話。
當妻回到家的時候，已經將近半夜了，我才剛哄孩子們上床，電玩的吸引力對他們大於一切，我其實不必動用到龐大的身軀，也不需要尋找電玩的開關，我只要輕輕地只要把電視的插頭拔掉就好了。
她進入的是一片黑暗的客廳，我聽著她的腳步聲，判斷她正在做的事情，先是輕輕地拉開孩子房間的門—放心吧，我已經哄他們睡著了，然後慢慢地開門進入主臥室，我可以看到她身上的項鍊反射月光的微微光芒。
我伸手打開了床邊的小燈。她則是張大眼睛看著我。
「還沒睡？」我輕輕地點點頭。她沒說什麼，輕輕地打開衣櫃，拿著睡衣和換洗的貼身衣物走進浴室，好一段時間之後才散發著溫暖的熱氣走出來，穿著簡單的衣物，然後躺在我的身旁。
「老婆啊……」希望這是一個好的開端。
「爸生病了，明天我們帶孩子回去看他吧。」我對妻說。她皺著眉頭看著我：
「你還要上班吧？」
「我有假可以請。」
「孩子們也要上課。」
「我可以幫他們請假。」
「我也要上班。」
「我幫妳請好假了。」我偏過頭，不去看她的臉。

「你倒是挺會自做主張的。」她轉頭回去，不發一語。我嘆了口氣，閉上眼睛，把床頭燈給關上。

隔天早上，妻對於我的自做主張似乎相當不悅，她粗手粗腳地起床，連為孩子們做早餐都不是很願意，坐在梳妝台前面動也不動，像是看著鏡子，怕鏡中的自己撲過來的貓那樣

，死瞪著。只有偶爾我進到房裡面，她才會賭氣似地緩慢地動作，花了半個小時多，才簡單地梳妝打扮好。

我走上街道，到附近的早餐店為孩子們買早餐，出發返鄉的比一般上學、上班的時間晚得多，路上行人也少得多，我走到幾乎沒去過的早餐店，點了火腿三明治、漢堡和兩個鮪魚三明治，老闆娘的動作實在不夠勤快，要是用著不耐的眼神稍微催促她，她就會回以嚴厲而包含著「你奈我何」的凶惡眼神。

好一番折騰後，我帶著早餐回到家中，孩子們已經起床了，大弟正在刷牙，而媽媽正在幫小隻的穿上衣服，不過兩個人…不，三個人的臉色都不是很好。我勉強地湊出一個笑臉說：

「臉色怎麼這麼差？阿公以前很疼你們，回去看看也是應該的啊。」

「我買了早餐，等下可以在車上吃喔。」

雖然回應冷淡而且沉默，但不管怎樣還是得回去，父親以前體格強健，不必我們操那個心，而再堅固的城牆，經過時間的雕蝕也會倒下，何況爸以前就有抽煙的習慣，雖然後來戒掉了，但是造成的傷害似乎無法抹滅。

「快走吧，如果可以，我想早點回來。」妻這麼說，而孩子們附和地點頭喧鬧。

「我也想！」

「我也是，我也是！」

我無奈地苦笑，爺爺生病，你們一點感覺都沒有嗎？

因為不是假日或是特定節日，南下的車票其實並不難買，等了幾分鐘，火車就到了，上面也是空蕩蕩的，兩個小鬼還沒上車就已經是苦瓜臉了，上車之後，開始不安分的東奔西跑，妻銳利的眼睛盯住他們，不讓他們去干擾到其他的旅客。

「肚子餓了嗎？爸爸有買早餐喔。」我拿出早上買的早餐，家裡面大部分是我或妻弄簡單的三明治給他們吃，他們會吃到這種外面作的食物機會應該不多吧。

「這個鮪魚三明治…」妻用狐疑的眼光看著我。

「怎麼了？有什麼不對嗎？我記得說吃鮪魚會變聰明還什麼的。」

「我跟大弟都不能吃鮪魚喔。」她把手上的鮪魚三明治遞給我。

「啊？怎麼會？」
「我沒在家裡面買過鮪魚罐頭，你沒發現嗎？」
我確實沒有發現到，只好靜默不語。
「工作很忙嘛，忙到連我們不能吃鮪魚都不知道？」妻的口氣有些略帶譏諷。
「抱歉。」我說，她輕輕地笑了一聲，將漢堡拿給大弟，自己拿了火腿三明治。我看了看小弟，拿了鮪魚三明治給他。
我們住的地方本來就不是城市裡面，算是郊區吧，火車慢慢地從灰白的建築物間，轉移到了綠色樹木和紅磚房屋之間。在鄉野之間移動，空氣似乎也變得清新起來—雖然是在冷

氣車廂裡面—建築物的高度和距離越來越遠，從高樓林立慢慢縮編成三四樓高的獨立住宅，四周圍繞著農田。
小鬼們，你們多久沒有看到這樣的景象了呢？我偷偷用眼角瞄著大弟和小弟的反應，小隻的已經睡著了，而大隻的正在四處張望，偶然和我四目相交。
「爸…」他說，我歪頭看著他表示回應。
「掌上型電玩放在你那邊嗎？」我皺起了眉頭，好像是出門前小弟硬塞給我的。
「都要回鄉下了，打什麼電動？」
「我怕很無聊嘛。」他用耍賴似的眼神看著我。
「不行，至少要看一段時間的風景才讓你玩。」我這麼說，其實真的也只是想讓他看看窗外的景色而已，雖然現在是冬天，稻田裡面只剩下淺淺的水窪，不過還是有些種著甘藍菜以及油菜花，對於那兩個都市小鬼，還是值得一看的。
「唔唔…」他似乎不太滿意，很勉強的往窗外看。不過幾分鐘後，也不自覺地沉溺在那從來沒有見過的風景之中，他有時張大著眼睛；有時拉高身體；有時轉頭向後，是不是漏看了什麼呢？而我則隨著他的目光，推測吸引注意力的會是什麼，：那個看起來很可愛的小農舍嗎？或者是那隻緩緩飛起的白鷺？
以前到城市去唸書的時候，對於這樣的場景卻感到厭倦，反而對灰白的建築物有著莫名的嚮往，當實際進入城市的時候，幾乎是被那些炫目的燈光給迷惑，怎麼能有這麼光鮮亮麗的地方？但是在習慣了都市之後，卻又重新覺得這樣的單純才是種美麗。人往往不會發現自己有多幸福，直到自己已經遠離那份幸福。
「爸，電動呢？」我轉頭驚訝地看著大弟，他再度用著企求的眼神看著我，小孩子的專注力只有這麼一點程度而已嗎？我往窗外看，才發現這裡是個連我也不認識的地方。
灰白的建築物再度籠罩視線，一根根吐著濃濃白煙的煙囪林立，或者是砂石車來回穿

梭，引起了大量的塵埃。而濃煙更是籠罩了天空，變成一片灰白。田地、農舍都不知道跑哪邊去了。
這裡什麼時候變成這個樣子的？我瞪大眼睛，看著這些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怪物，吞噬掉青山綠水，吞噬掉以前的鄉下。
大弟從包包裡面抽起電玩，自顧自地玩了起來。雖然工廠的景象只出現了那麼一小段，但是帶給我的衝擊卻大得多，像是煙塵慢慢地侵蝕籠罩整個天空那樣。我試著去相信，那不過是一個惡夢偶然落到了現實裡面，其他地方都還是一樣地美好。
小弟被電玩的聲音吵了起來，開始和大哥吵著要玩，妻已經睡著了，我只好叫他們兩個聲音放小一點，免得他們把媽媽也給弄醒。
「你們啊，只知道打電動，知道我們以前沒電動都玩什麼嗎？」小鬼們搖搖頭。
「像是玩尪仔標、打彈珠、空氣槍…」他們的臉上出現疑惑和不耐的表情。
「或是到溪邊玩水、釣螯蝦之類的。」大弟眼睛瞪大，開口說：
「溪邊？不是很髒嗎？」我搖搖頭。
「水一開始都是乾淨的，是被人給弄髒的。」
「那可以釣到蝦子是真的嘛？」
「是啊，大概跟我的手一樣大的螯蝦喔。」我張開手掌，他們張大的嘴巴闔都闔不起來。
「不然秋天，稻田收成的時候，造窯烤地瓜也蠻好玩的。」
「啊，我在電視上看過。」小弟舉起手來喊著，吸引了一部份乘客的目光，他害羞地放低了聲音。
「是不是那個用石頭疊一疊然後放地瓜進去，然後地瓜就會熟的那個？」
「不對，要用的是乾燥的土塊，先疊成一個像是小山的東西，裡面要是中空的喔。」
「可是不會塌下來嗎？」這次換大弟發問，我搖搖手。
「先聽爸爸說吧，疊好了之後，在底下預留的洞口放進稻草跟乾燥的木頭，讓土燒熱。」
「然後呢？然後呢？」孩子們好奇的表情在我這個作父親的眼裡，看起來還真是有趣，我好久沒看到他們對一件事情那麼感興趣了。
「再來就把地瓜放進去，然後把土窯給壓扁，變成一個小土丘。」
「耶？這樣子不會壓壞嗎？」
「如果技術不好當然會啊，不過你大伯跟我的技術都還不算太差，弄出來的都很好吃呢。」
「這樣就能吃了？」
「當然還不行！要等上好一陣子讓地瓜悶段時間才可以，不過弄熟之後真的很好吃呢

。」他們的眼光瞬間失去了光彩。
「好麻煩喔，要等好久。」
「攤子不是有賣弄好的嘛？為什麼要自己弄還要等呢？」傻孩子，以前那年代哪來的攤販呢？就算是現在，老家前的道路都還是私人道路，有沒有攤販會經過還是一回事呢。
「你們啊，真是太天真…噢，等等。」手機突然響了，看看來電顯示，是大哥打來的。
「翔欸喔？你們到位了沒？」他說。
「還沒，現在在火車上，隔幾站就到了，我想直接去看阿爸。」
大哥沉默了一下。
「賣啦，先回來厝裡底啦，有幾款代誌要談，在醫院不方便。」我納悶了起來，不管有什麼事情，阿爸的病情最重要吧？
「可是我們的車票買到新竹耶？還是直接去看阿爸吧。」從話筒裡面傳了些許的喧鬧，似乎在低聲談論些什麼似的。
「不然，哇去接你們啦，先回來厝裡底就是了。」然後就掛斷了。我皺著眉頭看著手機，而妻不知道從什麼時候就醒來了，她看著我說：
「誰打來的？工作嗎？」
「不，是大哥打來的。」
「怎麼，爸的情況不好嗎？」我搖搖頭，她皺起了眉頭，表示疑惑。好像十幾年前那個被我逗弄的小女孩的表情，我好久沒看到了。
「沒有，大哥他要我們直接回家一趟。」她再度露出那種表情，讓我好想像以前那樣，在她臉上親一口。
「很怪吧？」我繼續說，她點點頭，之後用手指抵住下巴，深思著。
我們沒時間猶豫，才剛到站，小弟還在抱怨坐太久，腳都麻了，大弟拿起了電玩邊走邊打，被他媽媽好好訓了一頓，還把電動收到她的包包裡面，他哭喊著，又吵又鬧，不過她在這方面倒是挺堅決的。
車站外的喇叭聲響了兩聲，那是大哥的車子吧？黑色的車殼閃耀著光芒，而銀白的保險桿則是耀眼的反射著陽光，雖然很多人在學生時代會去研究車子，不過我對車子一點都不了解。只能從車身還蠻新的這點判斷，應該是台不錯的車子吧。
大哥走出車外，對著我們招手。
「阿翔欸，好久不見哪！」我微笑然後稍微舉起了手。
「妹仔也還是同款水啦，喔，囝仔架大憨囉？來，好乖好乖。」總覺得大哥今天的熱情有些不尋常，妻對著大哥他微笑點頭之後，對著我稍微使個眼色，孩子們和大哥在

玩著，

然後他招呼我們上車。
「阿兄，阿爸的病有要緊嗎？」坐在副駕駛座的我問著。
「欸…沒要緊啦，咱緊回去，有代誌要處理。」
「噢…」
從車站回到鄉下老家的距離不算太長，不過也夠讓我開眼界了，什麼時候這條道路變得這麼大條，而且鋪上了柏油？那邊的大賣場又是什麼時候冒出來的？我像個孩子那樣不安分地東張西望，不是對四周的景物感到新奇，而是訝異以往的景物不再。我以前一直認為，老家是一個非常鄉村的地方，沒想到現在居然也如此進步了。
「阿翔欸，哩看，那是厝裡底欸工廠啦。」大哥在開了一段時間之後，指著路旁的一個鐵皮屋這麼說，那間工廠大門深鎖，裡面的燈光也是暗的，今天不用工作嗎？
「喔，阿兄你賺很多喔？車這樣來的？」我打趣地說。
「沒啦，一點點而已啦。」他笑著說。不過我卻想到了一些事情不太對勁。
「那厝裡欸田誰在顧？阿興跟阿國？」阿興跟阿國是大哥的兒子，大哥還有兩個女兒，一個是大姊，一個是三妹。
「不是啦，阿興跟阿國去台北了啦，查某囝仔也沒在這邊…田喔…」
「今啊租別人啦…」他的聲音小了下去，然後沒再多說什麼。
回到家裡面，就連家裡面的變化也讓我很意外，電視大了、地板的水泥變成了漂亮的磁磚，以前的石板椅變成了沙發椅，天花板上面釣著華麗又漂亮的吊燈和吊扇，牆壁上則有著不知道是誰寫的，龍飛鳳舞的書法。如果大哥這時候跟我說走錯了，我一點都不會覺得意外，不過大哥卻在沙發椅上坐了下來。
妻很有禮貌地坐下來，然後兩個小鬼跑去前面，坐在唯一看起來還有些陳舊的板凳上，看起電視來。
「二哥，好久沒看到你啊。」聲音從旁邊的走廊傳過來，那是三弟，雖然我們年紀差不到哪裡去，不過他是我們兄弟三人裡面唯一還沒破四字輩的。
「安仔，真的好久沒看到了。」三弟瘦了，感覺起來有些蒼白，他穿著一套看起來品質也不錯的黑色西裝，不過神態似乎很疲憊。
「安仔，你是安怎？沒在吃沒在睡喔？」我皺起眉頭，因為他看起來實在不太好，好像隨時都會倒下來。
「沒啦，處理幾款代誌。」才剛說完話，他的手機又響了，他厭惡地看了看電話號碼，然後切斷。
「阿兄，阿母在叨位？」回到家中，我卻沒看到母親的身影，感到有點奇怪。

「阿母在醫院陪阿爸啦。」大哥這麼說著，然後在一旁的辦公桌找著不知道什麼。
「那我們什麼時候要去看阿爸？」我問，大哥和三弟對看著，然後沒說什麼。三弟點起了煙，開始吞雲吐霧。
「代誌弄了就去…弄了就去…」大哥喃喃自語地說。
「在這啦，阿翔你簽一下名。」大哥拿出一隻筆和一張紙，紙上密密麻麻的不知道寫了什麼，最下面有大哥跟三弟的簽名。
「這是啥？」
「沒啦，就…阿爸欸田跟厝…咱來分一分啦。」這樣的意思是說…
「你們要分遺產？」我非常震驚，不是說爸的病沒什麼嗎？為什麼要分遺產？我的聲音讓看著電視的小鬼們都轉頭過來。
「阿翔，你冷靜點…賣這麼大聲…」
「二哥，我們也是有我們的難處…」
「阿爸還在破病，又不是不會好起來，你們這是怎樣？咒他死嗎？」
「其實我們打算…叫醫生別急救…」要不是孩子還在這邊，我那十幾年沒說過的髒話一定脫口而出，妻把我拉住，不然我早就一拳往這個我稱為三弟的人臉上砸下去。
「他是你爸耶！？他養你也養到二十幾歲，你們居然為了遺產要讓他死？你們現在是怎樣？阿母呢？阿母不會這樣就答應了吧？」
「翔你小聲點…」
「阿母不知啦…」我心中鬆了口氣，但是怒氣依然存在。
「阿爸是上輩子欠你們的啊？養你們養那麼大，你們現在要殺他就是了？這叫謀殺！法律有沒有唸過啊！？」
「阿翔，我欸工廠現在沒什麼錢…」大哥露出苦笑，在我眼中看起來是如此的殘忍而且邪惡，以前那個跟著阿爸奮鬥的農家弟子上哪去了？
「那就收起來啊？種田種的好好的，開什麼工廠？」我大吼著，在這一瞬間，感覺臉頰變得熱辣辣的，好啊，我還沒動手你倒是先動手了？
「老婆，你先帶孩子出去走一走，不然就直接帶他們回去台北，他們待在這邊會學壞。」妻點點頭，不過也只是把他們帶到後面房間。
「你現在是在說什麼瘋話？」大哥也吼了起來，三弟坐了下來，點了根煙。煙霧開始瀰漫，讓我很受不了，情緒變得更糟。
「什麼叫做瘋話？你們這兩個謀殺親父的瘋子說出來的才是瘋話！」
「你現在在說什麼，再說一遍？」
「我講啦！你們這兩個謀殺親父的瘋子說出來的才是瘋話！」
「幹！」

這次我有準備了，我閃過大哥的拳頭，往他臉上掄了一巴掌，正當有些失神的大哥想要還手的時候，三弟這時候卻把我們兩個人給拉開。
「二哥你先冷靜點，大哥你不會用嘴好好說就是了？」他拉著我們兩個人坐下，自己將椅子拉到桌子的對面去。
「二哥，你體諒一下我們的難處好不好？」他說。
「大哥的工廠現在需要資金週轉，田又沒在用了…所以…」
「你呢？你又是什麼原因要錢？」我直接了當的問，他楞了一楞，然後吞吞吐吐的回答。
「沒啦…就在外面欠了點錢…」
「就直接講你欠高利貸不就好了？」大哥直接地說，三弟瞪了他一眼。
「高利貸？你怎麼會去惹到高利貸？」我問。
「那還用問？這小子以前迷什麼東西你又不是不知道？」大哥冷笑著。我想了想，然後說。
「安仔，你又去賭了？」三弟的臉色像死灰一樣，然後像是過了好幾分鐘的時間，他才點點頭。
「以前爸因為你去賭博，差點把你打死，你居然還敢賭？」我凶狠地質問他。以前三弟大學還沒畢業，就會偷跑去跟人家賭博，然後賺了一小筆之後回來，和我們炫耀著，但是

之後卻是不斷的失利，鬧到最後討債公司都找上門來，爸不知道從哪邊弄來的錢，把他們打發走了，但是三弟也被那時年事也長的阿爸給狠狠地打了一頓。
「這個贏面很大的，下次我一定會贏…」
「哪還給你下次？幸好你沒結婚，不然你連老婆都會賣掉。」
「自己的事情要自己承擔，你們憑什麼去動阿爸的田跟厝？」我吼著。
「阿翔，你的工作好，薪水又多，還住在台北，你不懂…」大哥斷斷續續地說。
「現在種田賺沒錢啦，我跟阿爸借錢，開了個小工廠，一開始還有賺，買了台車，爸還很高興…」彷彿是時光重現，我似乎能夠看到當時大哥的意氣風發。
「後來工廠的生意都被大工廠搶走了，本來這邊工廠不多，所以我們還有賺，可是大工廠一來，小間的要嘛被買掉，要嘛就是倒掉…」
「阿爸一開始也有出錢幫忙，可是後來錢要開了了…工廠現在也沒開門，我想如果轉投資其他的，應該還可以賺回來，可是家裡面沒錢了，爸又在這時候破病，所以我想…」
「阿翔！算我求你啦！阿爸會原諒咱啦！好麼？」

「幹嘛不等阿爸好起來再說？」他們兩人默然，難道你們覺得爸的病不會好嗎？
「我要先去看爸，回來再說。」大哥似乎放棄說服我的念頭，他點點頭，然後垂頭喪氣地把孩子跟妻叫出來，然後說要開車送我們過去。
剛到醫院，大哥就說他想進去了，在外面等就好。我走到櫃檯，向護士詢問病房的位置之後，帶著老婆孩子他們過去。
一進病房，一個落寞的背影坐在椅子上，頭髮略捲，然後幾乎是銀色的，穿著深紅色的外套，背著陽光，孤單的身影。
「阿母。」我叫了一聲。
那個背影緩緩地轉身，然後看著我笑了。
「翔仔，你回來囉…？」
妻子這時候帶著孩子往前，她說：
「阿母，午安。」然後她推推孩子的手，要她們打個招呼。
「阿媽。」
「阿媽。」
「嗯，乖孫。」她露出了和藹的微笑。
「媽，爸有要緊麼？」我看著旁邊睡眠中的爸—爸的身形好像縮小了一倍，以往寬大的肩膀縮小了，厚實的胸膛變成排骨那樣，肋骨清楚可見，而頭髮更是不見幾根，連銀髮族

都說不上了。
「伊就底底睏…醫生沒講啥米…」母親嘆了一口氣。
「沒要緊就好啦，對某？」我對著母親微笑，她也對著我笑著。
「囝仔有要呷水果某？」她拿出一顆蘋果，問著兩個小鬼，大弟搖搖頭，小隻的則是怯生生地收下。
「你阿公今啊也沒法度呷…」說著說著，母親她居然哽咽了起來。
「母啊，賣哭啦，阿爸會好起來啦…」我輕輕扶著母親的肩膀，感覺到她的身軀在顫抖著。
「阿媽賣哭啦…」小弟比較善解人意，走上前來牽住母親的手。母親這時才笑顏逐開，摸摸小弟的頭。
「阿母，阿兄有跟你講什沒？」
「沒啊，伊沒跟我講什，你問這要做啥？」
「沒，講講而已。」
我走到床邊，淡黃色的點滴正由一根細細的滴管流進父親的手臂，父親看起來真的就

像媽說的那樣，像是在熟睡一般，可是由四周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醫療器材的數量來看，父親隨時都有可能離開我們。
父親的臉，瘦了好多。
醫生這個時候走了進來，他對著母親點點頭之後，然後對我說：
「請問是楊仲翔先生嗎？」我點點頭。
「我是主治醫生，敝姓賴，關於您父親的病情，有些事情可以跟你聊聊嗎？」我點點頭，然後我們兩個人走到病房外，房間裡面的母親正在和兩個小鬼玩著。
「父親他，還好嗎？」醫生點點頭，然後跟我說了一些關於高血壓、心臟病、中風之類的東西。
「現在是還好，可是，萬一併發症的話，情況還是相當危急，您大哥跟弟弟有跟我提到說要放棄急救…」
我心中不愉快的感覺又湧了上來。
「怎麼不去問問我媽？配偶比子女更有權利決定這種事情吧？」
他推了推眼鏡，然後說：
「聽說發生了一些財務方面的問題，他們有跟我提到一部份…」
我不太愉快地離開醫院，醫生一直想傳達給我那些大哥他們想要的答案，但是我沒有辦法接受，我沒有辦法去接受自己將會謀殺父親的這個事實。匆匆地跟母親告別，把孩子跟妻子先留在那邊，我說我晚點就過去接他們，然後回到家裡面。
「醫生說啥米？」我剛到家，大哥劈頭就問。
「他說，別跟那群殺人的傢伙在一起。」我說，他冷笑了一下，是啊，你們串通好的，是吧？
「我不可能簽的。」
「二哥啊，你這是為什麼呢？又不是不會給你你那份。」
可惜我手邊沒有東西，不然我一定往他臉上砸過去。
「這樣對你也沒好處啊。」三弟這麼說，他含著煙，吐出濃濃的白煙。
「就算我一毛都拿不到也不能讓你們就這樣幹！」
「阿翔，你就當作幫幫大哥，好麼？」大哥他幾乎哭喪著臉，急切地哀求，剛剛似乎接到一通電話，再不週轉的話，他的工廠似乎就不保了。
我還是搖頭，這時候家裡面的電話響了。大哥接了起來，他的臉色從期待的笑容，慢慢地變成有些難過的愁容，他面無表情地走到我和三弟的面前，說：
「阿爸醒了。」
我露出勝利的微笑，三弟含著的煙掉到了地上，而他似乎渾然不覺。你們要笑啊，阿爸醒了啊，啊哈、哈哈哈哈。

妻子後來也打了通電話過來，她雀躍地描述著孩子搖晃著父親的手，然後，父親居然反過手來，開始撫摸大弟的頭，然後慢慢地轉醒過來。
我和大哥三弟迅速地趕到醫院去。小鬼們高興地抓著我的手，從孩子口中聽到的和妻子所說的又不太一樣，不過阿爸醒了，阿爸醒了啊，我輕輕擦掉眼角的淚，他和母親正在交談著，醫生站在一旁。
「阿爸。」我慢慢靠了過去。
「翔仔，囝仔長架大，都沒給阿爸看過幾次…」
「今啊不是帶來給你看囉，阿爸…」
「賣哭啦，架大漢，還在哭…」
父親醒來了，雖然身形消瘦許多，可是聲音和講話的態度卻沒有變，是啊，那是以前在農田裡面辛勤工作的那個阿爸，用厚實的肩膀背著我到醫院去的那個阿爸啊！
大哥和三弟走上前來，和爸噓寒問暖，雖然臉色顯得僵硬，但他們還是勉強的擠出笑容。
醫生說能在這麼短的期間醒來，實在不可思議，希望再留院觀察一段時間，不過父親卻嫌留在醫院裡面會悶，想要早點出院，醫生也只好應允。大哥把我從病房裡面拉出來，說有話要跟我講。
「阿翔，我想那件事情就算了。」
我看著他，什麼也沒說。
大哥他先對我苦笑了一下。
我也笑了，搖搖頭。向他問起三弟，他說剛剛就開著車走了，大概是跑路了。這時候我反而有點於心不忍。
「算啦，阿爸會好起來，就是神明要我們別這麼做。」他拍拍我的肩膀。
「我打算，到時候把工廠賣掉、車子賣一賣，繼續跟阿爸種田…」大哥笑著，然後繼續道：
「大概是我沒這個命啦，有好野過，就好啦。」他笑了笑，往電梯的方向走去。我揮手向他道別，聽到他這麼說，也有點欣慰。
「翔仔，阿爸叫你。」母親蹣跚地從病房裡面走出來，叫了我一聲。
我走進病房裡面，阿爸將病床立起來，坐在床上。
「翔仔，台北那有好某？」
我握住父親的手，柔聲說：
「有啦，一切都很順利…」
「阿捏就好啦…」
「以後…」我說，不過有點哽咽了。

「以後我會常常帶你欸孫仔來看你，好某？」
「好好，當然好。翔仔，賣勾哭啦，你怎麼架愛哭？囝仔看到都在笑…」
「沒啦…」妻子和孩子坐在一邊，笑的好不燦爛。
當天我就要妻子和孩子先回去了，我則是隔天才離開，在鄉下的那段期間，我抽空到以前的幾個地方去看看：現在租給別人的田地，雖然冬天只看得到水窪，不過還是讓人懷念，懷念那青蔥的稻葉、將秋收時，那金黃的稻穗隨風舞動……
我走到以前的豬舍和菜園邊，豬舍在很早之前的地震就震垮了，現在留下的是一片廢墟，而種植絲瓜的棚子也腐朽倒塌了，剩餘的藤蔓在地上爬著，厭厭一息。以前小時候很喜歡吃的地瓜葉，現在是最為蓬勃發展的，它打開了一片綠色的地毯，毫無阻礙地統治了這片空地。
舊家的二樓，有著一間小小的客廳，其他地方都已經被大哥「更新」成現代式的房屋，只有這間客廳還留有原來的樣子，以前吃年夜飯也是在這邊吃的，後面有個巨大的神壇，而轉輪式的黑色電話在客廳的一角積滿灰塵，現在應該是沒在用了吧？而年夜飯的摺疊式大圓桌…大哥說好早以前因為沒在用，所以生鏽、被蟲蛀，之後就丟了。牆壁上掛著幾張獎狀，是父親得農會頒發的優秀農民典範證書，還有好幾屆的豬公王大賽的冠軍、亞軍獎狀，父親摸著豬公的照片放在左下角，最後一張是整個家族的照片，那時的我還真的只是小孩子而已，照片上的年長者現在是真的都不在了，我站在神壇前面，雙手合十膜拜了一會，輕輕地靠上門，走下樓。在以前住過的房間過了一晚，回家前，我到醫院去探望爸爸，順便和他道別。
我走進病房的時候，母親靠著牆邊打盹著，看起來真像是一幅溫暖的畫，父親坐在病床上，看著電視上的鄉土劇。
「阿爸。」
「卡小聲點，你阿母在睡。」
我點點頭。
「要是我的田先分一分，甘有好？我已經老啊…」
「阿爸，你那欸阿捏講…」
「那有要緊…」他笑了笑。
「阿翔你不用我煩惱，可是都看沒人…」爸挖苦地說，我到大學之後，沉溺在五光十色的都市中，像是毒癮一般，甚至忘記家裡面還有人在等待。
「你大哥欸工廠只要給伊幾點錢，也是做的起來；小弟…」他將口水吞嚥下去，似乎也吞了一些淚水。
「小弟我會安排伊在你大哥的工廠裡底…阿捏…」
「阿捏…我才會放心。」爸他輕輕地吐出一口氣。我忍住即將盈眶而出的淚水，將阿

爸那長滿皺紋的手緊緊握住，我們好一陣子沒有說話，像是時間已然停止。

「翔仔，你要回去沒？」爸先開口了。

「嗯…嗯。」我什麼也說不出口，只能含糊地回答。

「做代誌卡小心，身體也愛顧。」

「我知樣…」

「什米時間要再回來？」阿爸握住我的手，然後問。

「不知…」

他安靜地摸著我的手背，什麼也沒說。

「阿爸你要卡注意…」

他皺起眉頭看著我。

「我架老啊，勾要你講？」

我笑了笑，搖搖頭。

「好啦…緊回去…」

「阿爸，再見…」我站在門口，轉身對他說。他慢慢地抬起手，緩慢地揮著。臉上的表情雖是笑容，但是卻也感覺得到不捨。

慢慢地，我走出醫院，天空有點陰暗，打個電話給大哥吧？告訴他爸說的事情吧。我這麼想著，搭上了一台計程車，往車站的方向前去，要面對的，又是城市的繁忙與無奈，空氣有些沉悶，像是城市的煙塵；溫度有點冷，像是捷運車站裡面的冷氣，不過我卻感覺不到，那些曾經灑在稻田上的溫暖陽光？